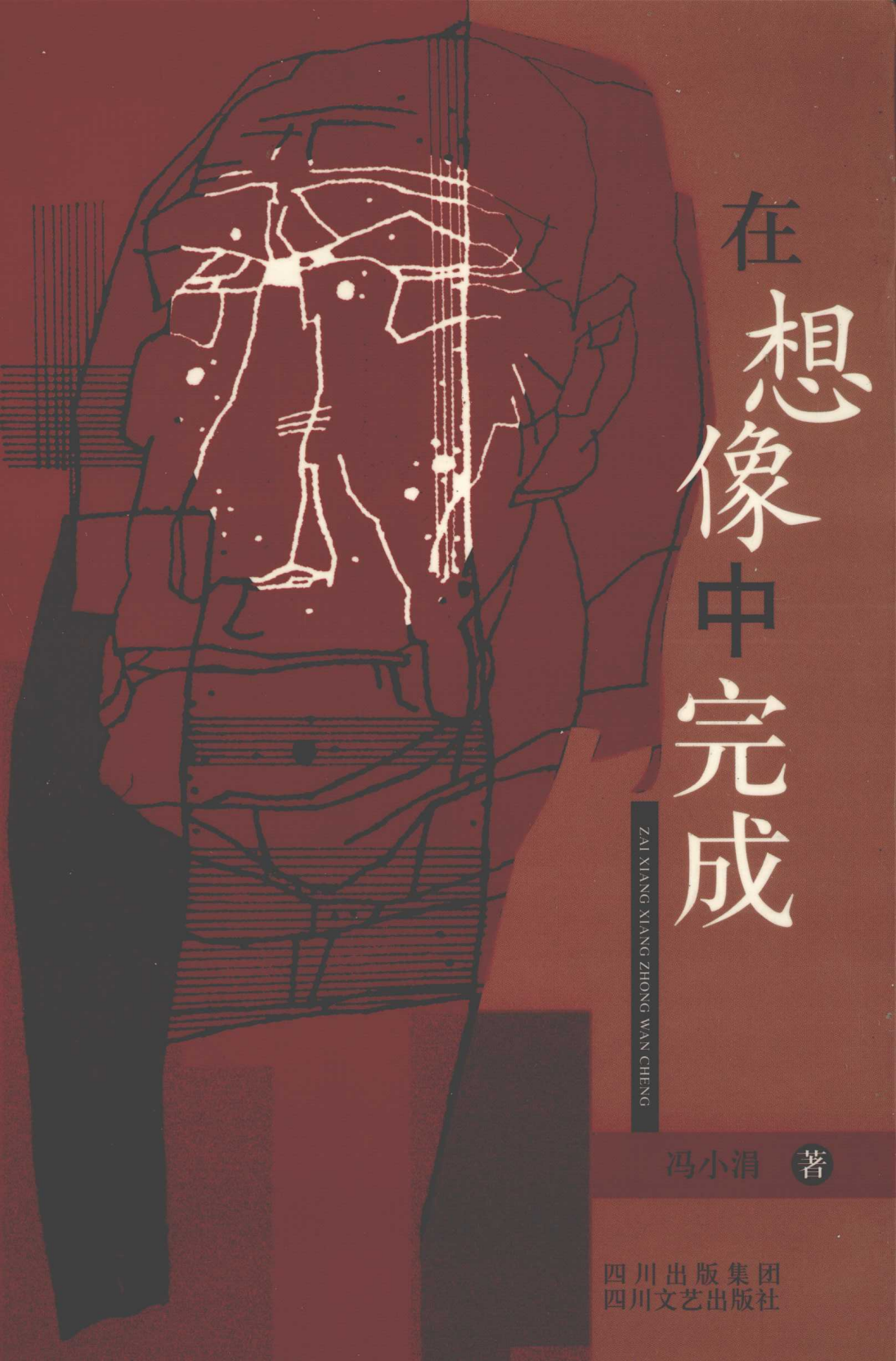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想 像中 完成

ZAI XIANG XIANG ZHONG WAN CHENG

冯小涓 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在想像中完成



1995年11月



冯小涓 著

在 想 像 中 完 成

ZAI XIANG XIANG ZHONG WAN CHENG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想像中完成/冯小涓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4. 6

ISBN 7 - 5411 - 2284 - X

I. 在... II. 冯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9418 号

在想像中完成

ZAI XIANG XIANG ZHONG WAN CHENG

作 者 冯小涓

责任编辑: 陈 红

封面设计: 邹小工

插 图: 吴映强

版面设计: 邓小林

责任印制: 晋 冰

责任校对: 汪 萍等

书 号: ISBN 7 - 5411 - 2284 - X/I · 1916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82 千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04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发行: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 话: (028)86666700[发行部] (028)86662959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: 610012

网 址: www.scwys.com

照 排: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

印 刷: 郫县科技书刊印刷厂

定 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86636481 86241146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 (028)87864170

西南科技大学

科大文库

惠存

冯小涓

2014.4.24.

目 录

1.....	第一集 虚构传说	851
3.....	传说中的爱情	81
29	黄毛兔子	225
54	赵家祠堂	785
89	第二集 梦中书写	108
91	判 决	
103	转 世	831
125	在想像中完成	
137	第三集 空花幻影	
139	人 影	
156	8号大院的妇人	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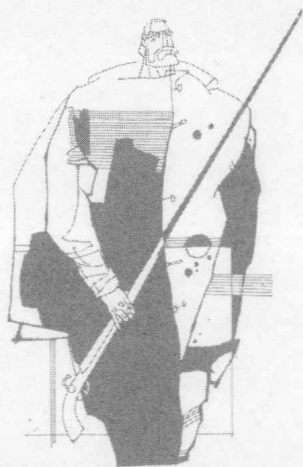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172.....	等 待
176.....	小人物
202.....	嚎 叫
227.....	满 升
261.....	抛入与逃避
——关于《满升》	
266.....	想像：一种神奇的奔跑或飞行(代后记)
——卡夫卡小说和《圣经》的启示	

第一集

虚 构 传 说



- 传说中的爱情
- 黄毛兔子
- 赵家祠堂

传说中的爱情

张颠生活在传说中。有关张颠的事情成了这个小城最激动人心的故事。比如，张颠只喝桂花酒。桂花成了这个城市的标志，街道上、公园里，家家户户的天井旁都种满了桂花树，几百年树龄的金桂、丹桂也不鲜见。每年八月，在绵绵的秋雨中，桂花的香气飘满了全城；这个时候，家家户户都要酿桂花酒了。桂花酒的香味同传说的香味一起，给小城增添了格外的温馨。

传说张颠就是在桂花的幽香中遇见那个姑娘的。张颠觉得桂花是那姑娘的香气。那天夜里，他正在青灯下铺开一张黄绢想写字或作画，张颠在搜肠刮肚中茫然地向窗外的大路凝望，这时，他看见了那位姑娘。在银白的月光下，张颠看见一棵桂树旁，站着一个长辫的姑娘。桂树的叶片被月光勾出了一些透明的金边，晶莹而明亮。姑娘的脸背着张颠，但月亮同样把她的头发和辫子嵌上了一层洁白的辉光。张颠被这样的景象惊呆了。张颠放下了笔，打开柴门。张颠被咿呀的一声吓了一跳，同时看见那姑娘也似乎被这一声惊醒。张颠看见那女子急忙忙地走进小巷。张颠想叫她，只伸出一只手，嘴巴半张着还未出声。张颠这时感觉到了一缕清风，

同时看见女子的长辫在风中散开，披着一层白光高高扬起，张颠感到脸上有一些柔软的长发轻轻拂过，同时闻到了一股幽香，这香气一直甜到心窝里。张颠后来告诉他的弟子，这姑娘叫月桂。

弟子们相视一笑，张颠看出了一些嘲弄的意味。张颠敛颜正色：学书的第一步是什么？

弟子们表情严肃地望着张颠，张颠拿起笔问弟子：这个笔有什么不同吗？

没有人回答。

张颠说：这不是羊毫，这是人毫。

弟子们瞪大眼睛，面面相觑。

传说中张颠的笔就是那姑娘身上的毛发做成的。张颠的笔既细长又柔软，像是被月光漂软的头发，或是风中飘飞的头发；有时酣畅淋漓，有时飞若游丝。

张颠夜夜都在那株桂树下，希望能等到梦中的姑娘。但是，张颠夜夜都很失望，他再也见不到那个姑娘。

于是张颠就到小巷里去喝酒。他觉得酒里也有那种香味，他问守店的老者，这是什么酒？

老者捋着一缕银白的胡须，自豪地告诉张颠：这是我家姑娘酿的桂花酒。

张颠的心里涌起一阵奇妙的冲动，心想能酿出如此好酒的肯定是一个灵动的姑娘。

在城西的小巷里，住着渔夫田光和他的儿子水娃，一位老爷爷和他的孙女。小巷同这个城市的许多街道一样，一直

没有名字，所以它既没载入正史也没流为传说。它有肮脏的石板，胡乱泼在地上的污水和牲畜的粪便。它也有折断的房梁或是某些坍塌的墙壁，它的一切似乎都是裸露的，连粪便的气味都带着一种逼人的真实。

这位渔夫很年轻时就成了鳏夫，人们叫他田光。妻子死去后，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水娃。他每天把水娃捎在船上去打鱼，再把鱼拿到市场上卖掉。有一天，天降暴雨，田光看见河心一根横木上躺着一个人，他把船慢慢摇过去。巨大的浪头使小船东摇西晃，田光让儿子紧紧地抓住舵把，他拼命地划着桨，小心翼翼地绕过漩涡。田光拿出一根粗绳，试图把横木套住。他站在船头大声叫喊：喂，喂！

横木上的人没有应承，田光想：也许那人已经死了。田光见没有什么动静，站在船头犹豫了。

儿子说：爹，是个女的！

田光这才注意到她的碎花衣裳和那一张苍白的脸。田光把渔网撒开，一下网住了那一截木头，田光把网慢慢收拢。这时，儿子看见大河的上游有一些汹涌的浪头像黄色的马鬃一样飞奔而来，儿子大叫：爹，快划船呀！大浪来了！

田光也看见了水浪像疾驰而来的马群，听见了浪头的长啸。田光把网网踩在脚下，飞快地划起船来。田光感觉自己心慌张得要跳出来。他一边划船，一边得估算着浪头的距离。河水陡涨，小船在浪峰上摇摇晃晃。田光放弃了逃往岸边的想法，大浪的前锋近在眼前。江心的孤岛已经全部没入水中，一棵高大的皂角树在水中挺立，田光把麻绳向大树扔去，绳子套在了树丫上，小船在树旁停了下来。田光这才把

网拉回来，随着网一起上来的是一个穿着蓝色碎花衣服的女子。

爹爹，那女子叫什么名字？

我爷爷也没告诉我她的名字，我想就叫她蓝花吧。

她多大啦？

比你大几岁，不过比你瘦多了！

他们一直呆在船上吗？

田光看着水没有退下来的迹象，他把儿子拖到树丫上，然后也把那女孩抱到树上。你见过那棵树吗，就是江心孤岛上的那棵高大的皂角树，你知道人们给它取的什么名吗？它啦，被称作观音树。

张颠赖在酒店里，不愿走开，他一碗接一碗地喝酒。老者说：客官，我要关门啦！

张颠说：拿酒来！

老者给他斟了酒，坐在高高的柜台前打瞌睡。张颠轻手轻脚地走到柜台前，听见白胡子爷爷的鼾声。张颠露出了欢天喜地的笑容，提着长衫的下摆轻轻向后门走去。

张颠看见一处天井，月光似乎被桂花树滤了下来，天井中间一地银白，四周是浓密的阴影。张颠听见了轻柔的歌声。

明月夜，桂花酒，

女子的心事谁人懂？

然后是一声低沉的长叹，张颠看见她的长辫披在身后，她的脸被笼罩在阴影里。月光照着她的手，一双修长的细手正搓弄着地上的一堆桂花。

张颠想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这不正是我一直想寻找的月桂吗？

张颠拍手叫：唱得太好了！

冷不丁从黑暗中传来一个男人的笑声，把月桂吓着了。她惊慌失措，扔下手里的桂花，飞奔进屋，把门关上了。

张颠听见阴沉的院子里只剩下自己拍手的回声，张颠揉了揉眼睛，看见月光静静地落在天井旁，周围空无一人。张颠再次听见回声时，发现自己在小巷里奔跑起来，劈劈啪啪的脚步声紧紧追着张颠。

张颠跑到店里时，仍然看见白胡子爷爷在打瞌睡。张颠拿了一瓶桂花酒，摇摇晃晃地向家里走去。

第二天清晨，弟子们发现老师张颠趴在桌上睡着了。弟子们没有唤醒他，因为他们被桌上的画惊呆了。

在一条白绢上，有一些黑色的线条，飘飘忽忽地勾勒了一个女子的背影，下面是一地浓墨的怪石组成的阴影，这团浓墨之上却是一簇簇细致的桂花，花粉闪亮如银色月光，整个画室弥漫着浓烈的花香。

这幅《月桂图》成了价值连城的宝物，它一直弥散着幽幽的桂花香气，几千年来招引着各地的艺术家和寻宝人。1940年日本人潜入这座没被占领的小城，把《月桂图》悄悄窃走。张颠的弟子中有一位后人，对那种奇异的香味有着特殊的敏感，他在战后到日本留学，终于从一个日本战犯的孙

子家里，把这幅画偷回来，捐给了桂城博物馆，桂城的长官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奖赏。

他们在观音树上住了一天一夜，饥饿和寒气使他们互相依傍，相依为命。第二天，洪水开始退去，人们划着船把观音树上的三个人救了下来。田光收留了蓝花，蓝花在救命恩人的家里住了下来。几年后，蓝花长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。最早发现这个变化的是田光，田光当时并不老，不到三十岁。田光在船上收网，蓝花把光脚丫伸到水里，田光看见那一双细小的脚，忘记了收网。儿子水娃故意把船舵来了个急转弯，蓝花摔进河水里。蓝花已经学会了凫水，并不恼，只格格地笑，顶着一头的水珠。田光伸手拉蓝花，看见蓝花湿漉漉的前胸清晰地凸现出来，田光的眼睛猛然触到两个颤颤的乳头像两朵浸湿的桂花。田光感到身体摇晃了一下，田光的手紧紧抓住蓝花。蓝花觉出了异样，爬上船来，呆呆地织网，一边瞅着田光结实的背影，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。

第二天，田光叫蓝花在家里做饭。田光说，打鱼的事，我和水娃就行了。

蓝花低下头不敢看田光的眼睛，顺从地应了一声。

田光卖鱼回来买了一瓶桂花酒，蓝花烧了一条鱼给田光下酒，田光说：蓝花，你也累了，喝口酒吧。

蓝花在田光的对面坐了下来，一盏桐油灯把三个人的身影放大在墙壁上。蓝花喝了一口酒，呛得满脸通红。水娃拍着手，说：蓝花喝酒，活该呛死！田光看着蓝花，蓝花看懂了田光的眼睛，那里面有闪烁的火苗，烙着她的眼睛。

水娃说：蓝花，我要睡觉！

田光说：自己睡去！

水娃说：不，我要蓝花陪我睡觉！

田光掴了水娃一个耳光，水娃捂着脸对父亲说：你不是我爹！

田光站起来，挥舞着手，水娃昂起头，愤怒的眼睛瞪着父亲，再次叫喊：你不是我爹！

蓝花拉着水娃说，走吧，蓝花陪你睡觉。

田光一口接一口地喝酒。田光听见水娃慢慢安静下来。随即，田光听见了蓝花的歌声：

明月夜，桂花酒，
女子的心事谁人懂？

田光站起身来，向歌声走去。田光看见蓝花抱着水娃坐在天井里，满天的清辉照亮了蓝花的脸。田光坐在蓝花的身旁，把一只手轻轻地搭在蓝花的肩上。

蓝花的肩颤抖着，蓝花抱起水娃向屋里走去。

传说张颠每天醒来就往小巷的酒店跑去，天天泡在桂花酒的香气中。弟子们把笔和墨一齐捧到小店里，张颠醒来就铺开宣纸在酒桌上写书作画。书画史家发现，这是张颠创作的高峰期。他的书法激情澎湃，有时酣畅如疾雨，有时狂放如惊雷，有时又温柔轻婉如泣如诉；起承转合变幻莫测，飞奔穿插神鬼不知。他的画如书法中飞动的线条，或大开大



阖，或精雕细刻，运笔如狂，常人难辨。

张颠的狂画醉书风靡全城，桂城的读书人奔走相告。白胡子爷爷的酒店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张颠亲书：

清风明月桂花酒

夜半歌声美人来

横批“销魂庄”。

张颠在夜深人静时仍然呆在小店里。白胡子爷爷说：我要关门啦！

张颠说：叫月桂姑娘出来斟酒！

白胡子爷爷说：月桂从不见人！

张颠说：我今生只见月桂！

白胡子爷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月桂她知道你！

张颠说：真的是月桂？月桂是真的？

白胡子爷爷点点头，嵌上临街的门板。

张颠跪在地上，抱着白胡子爷爷的腿：把月桂嫁给我吧！

白胡子爷爷说：月桂呀，她今生不嫁人！

张颠的声音在颤抖，张颠几乎是哭着在哀求：我这辈子非她不娶！

白胡子爷爷说：看你的样子，是一个傻里傻气的读书人！天下只有水性杨花的人，哪有你这样痴心的男子！

张颠说：答应我吧！

你修好了一幢带凉亭的房子，我就把月桂姑娘给你送